

與中華民國對峙軍事，高橋武十二歲時對森將軍。
本文詳述當時四川督軍兼省長，貴州省主席，重慶市長

鐵馬危戈大西南

風聲鶴唳千里突圍

民國十二年，四川內爭之局，主客之勢又起變化，我正好利用機會，向對方提出兩項條件。第一，我的幹部不得隨意更換，第二，我的部隊不許化整為零。

部下見我決意離開四川，難免依依不捨。有人問我，為什麼不肯城借一，和劉袁田鄧之流再拚一次，他們認為像這樣不戰而屈，實在太不合算。我則但笑不言，不置一喙，一直到即將離川的前夕，方始召集各級幹部，向他們說明我的苦衷。

我自去歲「出外對森！」
人認出我來，應其聲去。

南（十二）

意謂派平調派謝德勝

以預料，然而却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，那就是被解決以後的楊森，再也不能參與角逐。因此之故，我必須出川，因為我一離川境，他們之間的火拚局面可能提早實現，而我呢，除了兵助保持原狀，還可以出川尋求外援。以下的話，我按在說，我曉得他們一定已經完全瞭解我的用心。

動身離川的那一天，我只帶了衛隊共約一百多人，搭乘一條小火輪，從敘府瀘州之間的江安出發。高級幹部送我到江平，五道珍重而別。他們的神情，已可了然他們對我此行寄予多大的希望，我的信念更為堅定。我的行蹤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小火輪上也加過多少敵軍的防線與哨站，我知道他們之間任何人逮到了我，都可以升官發財，在他們的主子跟前報功。但是我全無畏懼之感，我深信憑我這一百餘人槍，應付小規模的戰爭可以綽有餘裕。就這樣我們一路過埠不停，在兩岸敵軍重兵集結，偵騎密佈的長江裏，大搖大擺的航行了四五天。

楊

良兩時其的意到之中？

我換了便裝，在船頭小立，南紀開講備商門，望龍門和朝天門在輪船左舷逐一通過，躉船上荷槍實彈的敵軍，連面貌都隱約得見。當時我在想，劉湘和袁祖銘他們此刻可能正在城裏杯酒言歡，互祝勝利，假使他們得知我楊某正乘坐小輪，舟已過萬重山，他們該會如何的懊惱悔恨！想想自己也覺得好笑。

只覺再過萬縣，忽有岸上駐軍，鳴槍示威，俄頃駛來兩艘汽艇，想要上船搜查，這時我的衛兵暗地擊槍在手，一時刻拔弩張，一場血戰似已迫在眉睫。我唯恐這一激打過了以後，下游又有敵軍邀擊，那樣麻煩可就多了。於是急中生智，派人取出銀元兩千，不等敵軍登船，先就送了過去。同時，我船士又有人攏過法「奪言語」，兩艘汽艇上的敵兵發了洋財，連聲諾諾而退。我謝了贖路錢，總算逃過了這一關。

一乾二淨，眼看鍋爐裏一熄火，輪船就要拋錨，而我們又怕露出破綻，被人看穿行藏，根本就不敢靠岸補充燃料，船長急得團團轉，我也頗為焦灼，後來，無計可施，我只好下令把船上桌椅劈碎丟進鍋爐裏。桌椅燒完再拆艙板，一艘小火輪轉眼間拆得將剩一個空鐵壳，好不容易，水手一致歡聲大叫：

『到夔府了！』

夔府今稱奉節，夔門天下雄，自古多之，北岸如刀鋸，南岸如斧鉞，萬仞參天，其勢絕險，白帝城在巖上最高峯，劉備在此託孤，杜甫也曾住

過很久，留下許多題詠。當日我們船到人到，木料也剛好燒完，真是差一點兒連碼頭都攏不了。

一到夔府，發現吳佩孚派了張克齋的一旅人，西上援我，古道熱腸，拯于急難，盛情至為可感。我有了直軍張克齋的一個旅，就在夔府暫時憩息，準備喘一口氣，再行決定行止。誰知我帶了百多名衛士，還能在敵軍心腹之地走了好幾百里，如今有兵有將，已經接近直系大將湖北督軍蕭耀南的防區，反倒差點送掉我的性命，真是事出意外，不可思議。

我親自慰勞遠來助我的張旅官兵。北軍高頭



本文作者曾任四川督軍兼省長、貴州省主席、重慶市長

現任中華全國總協理理事長，高齡九十二歲的楊森將軍。

大馬，威風凜凜，我注意他們的武器裝配，覺得非常齊整，點校人數，兵力也足，我想有這一支勁旅，至少可以攻下夔府縣城，也好做一個臨時據點，於是我下令先派出前部，向夔府方面挺進。但是這時我的參謀人員告訴我，指出張克齋那一旅人還是跟過去一樣，貪杯好飲，根本不想打仗，他們注意張旅平時戒備就很鬆弛，看起來作戰力量不太可靠。

我聽完他們的報告

『莫放走了楊森！』

我一驚，拔腿就往前跑，一面跑時一面想，張克齋的這一旅人不知怎麼樣了，是被熊克武軍解決了呢？還是得到消息不戰而退？然而不管如何，他們負責警戒，怎可以不通知我一聲，讓我身陷無比的危險之中？

我在跑，敵軍也在跑，我的前後左右，都是以解決我為唯一目標的敵軍。因為我當時是雜在敵軍隊伍中亂跑的，我僅有的一線希望，是我遇圍的敵軍統統都不認識我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認出我來，那我就完了。

『莫放走了楊森！』

我一驚，拔腿就往前跑，一面跑時一面想，張克齋的這一旅人不知怎麼樣了，是被熊克武軍解決了呢？還是得到消息不戰而退？然而不管如何，他們負責警戒，怎可以不通知我一聲，讓我身陷無比的危險之中？

我在跑，敵軍也在跑，我的前後左右，都是以解決我為唯一目標的敵軍。因為我當時是雜在敵軍隊伍中亂跑的，我僅有的一線希望，是我遇圍的敵軍統統都不認識我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認出我來，那我就完了。

『莫放走了楊森！』

我一驚，拔腿就往前跑，一面跑時一面想，張克齋的這一旅人不知怎麼樣了，是被熊克武軍解決了呢？還是得到消息不戰而退？然而不管如何，他們負責警戒，怎可以不通知我一聲，讓我身陷無比的危險之中？

我在跑，敵軍也在跑，我的前後左右，都是以解決我為唯一目標的敵軍。因為我當時是雜在敵軍隊伍中亂跑的，我僅有的一線希望，是我遇圍的敵軍統統都不認識我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認出我來，那我就完了。

『莫放走了楊森！』

我一驚，拔腿就往前跑，一面跑時一面想，張克齋的這一旅人不知怎麼樣了，是被熊克武軍解決了呢？還是得到消息不戰而退？然而不管如何，他們負責警戒，怎可以不通知我一聲，讓我身陷無比的危險之中？

我在跑，敵軍也在跑，我的前後左右，都是以解決我為唯一目標的敵軍。因為我當時是雜在敵軍隊伍中亂跑的，我僅有的一線希望，是我遇圍的敵軍統統都不認識我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認出我來，那我就完了。

自己在喊「活捉楊森！」

就這麼樣，我跟着敵軍跑步前進，一直到了

所追趕的目標，却竟是我自己。他們喊殺，我也喊殺，他們喊衝，我也喊衝，他們嚷叫：『不要跑了楊森！』我也厲喝：『快把楊森抓到！』於是很幸運的，他們終於沒有發現楊森在他們的隊伍裏面。

大隊人馬向巫山急追，追到夔城的江邊，我一眼望見靠岸有兩艘大型運兵船，已經起錨開航，我心知這是我唯一的脫身機會，乘身旁的追兵沒有注意，一個閃身，躲到一塊大石頭後面，然後往下急衝，一口氣衝下了坡坎，衝到了一艘小船旁邊。我正準備駕駛小船越過江面，躍登火輪，臨跳時，回頭一看，嚇得我險些魂靈出竅。

原來，不聲不響的，竟有四五名敵軍跟着我追下來了！我一咬牙，正打算徒手跟他們搏鬥，再一望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，我笑，追來的人也笑，大家都把方才千鈞一髮，虎口餘生的危險忘掉。——追來的是我一位參謀，四名衛士，毫無疑問的，他們剛才一定和我一樣，混在敵軍隊伍裏奔跑，我叫『活捉楊森』時，他們祇怕也得大吼：『趕快追上他！』

六個人一齊躍上了小船，辭岸駛向江心。那曉得這裏正是千古以來旅人視為畏途的滄源灘，江水急湍，又復為山勢石岩所逼，大漩小渦，險象環生。我一問船上的人，竟沒有一個懂得水性會操舟的。我一想，這真是天亡我也，剛從千軍萬馬中僥倖逃出，又到了這石怒水迅的險灘，憑這一葉淺舟，只怕縱有資深的舵手船伕，也未必能順利脫險。更何況我們這六個一點水上功夫也

無論什麼人，當生死俄頃之際，只要有一線微弱的希望，總是要掙扎求生的，我們六人在小木船上，心慌意亂，手足無措，連半點氣力都施不出來。眼睜睜的望着我們所乘的小船，時而被浪頭衝起好高，時而為巨漩捲入渦心，突然間有巨岩排山倒海而來，分明一轉眼我們便被撞成齏粉。自分必死無疑，纔一闔眼，峯迴路轉，却又化險為夷，平生經歷的驚險鏡頭，真是未有勝於此日者。

我們在船上忽而駭呼，忽而吁嘆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小船一直漂流到瞿塘峽口了，突見迎面駛來一艘較大的木船，我們一時也顧不得是敵是友，齊聲高呼。大船漸行漸近，老天保佑，居然是我軍派出去的運糧船隻，於是我大喜過望，立命來船將米袋全部拋到江中，空出噸位，把我們六人接駁過去。一時又怕後面追兵趕到，匆匆掉轉船頭，揚帆東下。

時近薄暮，夕陽脚山，天地黝暝，視線祇及一二十丈。糧船上的水手說：『夜晚過峽，不死也傷，他們實在不敢冒這麼大的風險，拿自家性命作兒戲，可是我說不走又怎樣，總不能停泊江心，給熊克武的軍隊當活靶射擊，無可奈何，只好鼓勇前進了。』一入瞿塘峽，暮靄更濃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。

木船被激流推入危峽，左衝右突，載浮載沉，帆檣槳舵，全部失去了作用。當時人人心中都在想，今天一日之內雖然兩度絕處逢生，然而眼前水勢咆哮如雷，一舟不由自主，這一回可真是

驀地，一道巨浪聳起半天高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泰山壓頂般猛罩下來，我們齊聲驚呼：『這下完了！』但覺船身前後翻滾，左右激盪，正感頭暈目眩，天翻地覆，俄而兵兵一陣巨響，大船早被巨浪捲到岸邊，以卵擊石，船隻碎成片片。

大船和一道危岩撞個正着，幸運的是，峭岩絕壁，長滿了蔦蘿莠草，而在間不容髮的剎那，我們人人奮不顧身，縱起一躍，雙手抓到了一草一木，就此牢牢不放，因為眼見身下激流湍急，深不可測，心知一旦鬆手，必定會粉身碎骨，無影無蹤。

我的一位參謀，因為置身之處較高，視線可與岩頂路徑相齊，他一眼看到張克齋正率全旅人馬撤退，急忙尖聲嚷叫：

『楊軍長在這裏！』

張克齋走得急跑得快，他的部隊一人無損，唯一引為遺憾的是吳佩孚吳大帥派他不遠千里而來，結果居然無補于事，他一路撤退，同時也在一路提心吊胆，不知道回防以後怎麼去向軍紀嚴明的吳大帥交代？這時候忽然聽到岩下有人大喊：『楊軍長在此！』揆度當時他心中一喜，真是筆墨所無法形容。他立刻命令部隊停止前進，跑到岩邊高聲的向下面問：

『楊軍長，我現在應該怎麼辦！』

我用一隻右手抓緊一條長藤，時間過久，右臂早已痠麻，我幾乎就要鬆手不顧一切落入江中了，陡然聽到張克齋的聲音，我急急的說：

『快叫你的弟兄把綁腿解下來，結成長帶，』

拉上來。我們急忙上路，因為熊若武的大軍還在後面拚命要捉楊森。當夜摸黑走了十幾里，抵達大溪。漢巧大溪有我的難渡過，一泊，張克齋旅族擁我們登輪啓碇。大難渡過，一泊，張克齋們算是出了四川的境界，到達湖北巴東。順風，我

脫險出川見孫傳芳

巴東守將張克齋的頂上同，吳大帥麾下的師長盧金山。我們一到巴東，就覺得當地氣氛十分緊張，刁斗森嚴，戒備一周，使我精神為之一振。盧金山親自前來迎迓，對我執禮甚恭，巴東城無虛夕。吳佩孚時正坐鎮洛陽，得到我安然脫險，安抵巴東的消息，他非常高興，特地打電報來表示欣慰，並且請我到過武漢之後，務必要去洛陽，和他盤桓些時。我連武漢都不想去，巴東不容久駐，我便東出宜昌，在宜昌我打電報徵求吳佩孚的同意，我說我想在這裏收容舊部，整頓隊伍，因為當時有許多我的舊部正在冒險沂江而下，投奔于我，我不忍遠走高飛，棄離他們。吳佩孚覆電欣然允可，他並撥款十萬，免我在湖北發生經濟問題。宜昌控入川之要道，兼領荆襄湘北之險，古來素稱兵家必爭之地。民國十三年秋我暫住宜昌，當地除了孫傳芳和盧金山的兩個師以外，吳佩孚還簡派趙榮華為鎮守使。我在宜昌停駐的兩三個月間，趙、盧、孫三位知道我和吳大帥關係匪

淺，對我特別禮遇，一抵不自日主，請我開懷暢飲。盛宴不山珍海味，搜羅殆盡，而且還由副官馬弁安排精緻節目，鑼鼓吹打，嗚咽尖鳴，那派紙醉金迷，花天酒地的豪華氣派，極聲色犬馬之娛，實在令我咋舌。又曾到日本留學專攻軍事，只羨美丰儀，不羨才出身。在北軍將領中實為有識之俊，俊者流也。他曾任鄂督王占元麾下的一員猛將，民國十年做過王督軍的前敵總司令，在羊樓司和趙驍一帶力拒湘軍，苦守八日之久。後來吳佩孚在長江上游總司令，對他可以說是相當的愛重。當年吳佩孚一身為望之所歸，他自視甚高，輕易不假人以辭色，他曾授意齊燮元、孫傳芳、趙恆惕和我義結金蘭，稱為義兄弟，而終他一生，以一老弟一稱呼者亦祇齊、孫、趙和我四人。我在四川雲南半生廝殺，最重袍澤，乍與北軍將領相接，對於他們窮奢極侈的作風很不習慣。譬如當年宜昌不見汽車，高級將領出門都坐大轎，鳴鑼喝道，前呼後擁，這種排場就使我覺得很不自然。孫傳芳算是吳佩孚一手提拔的人物，但是他雖氣宇軒昂，却偏愛吸鴉片烟，令我對他的良好的印象不禁打了折扣。至於其他的幹部，大都是行伍出身，縱使長得魁梧高大，一表人才，認真說起來，還不是虛有其表而已。又有一夜郎自大，很少有人能把眼光放遠一點，取他山

之石，有以改錯。記得有一次晚宴，席上有一位姓楊的旅長，是一旗人，還是秀才出身，而入日本士官學校者，為新近奉派到廣州參觀革命軍教育回來，他曾語重心長的說了一番話：『南方的革命軍勢不可侮，這一次兄弟到廣的士兵服裝整齊，荷包鈕扣銜在外頭，一顆顆都擦得雪亮，還有，他們訓練軍隊，不注重外表和形式，軍隊裏就諸繳黨部，官兵全提提，所以他們人知道為什麼而衝。他們的高級官長出門總是騎馬，獨來獨往，不像我們有這麼大的排場，前呼後擁，衛士成羣結隊，其實呢，放着那麼多配備最好的衛隊不打仗，不就是浪費？所以我們要是跟人家一比，真有許多地方必須加以改革。』楊旅長的這些話在有識者視為平常，而他們却聽後甚為驚奇，認為他所說很新鮮。殊不料在南方革命軍早已實行多時了，尤其說到革命軍軍服怎樣了，他們的反應更是可笑。孫傳芳學識好，治軍嚴，為人風流儒雅，和我最談得來，我們常在一起研討時勢，有時候則作詩唱和。在當時，我就知道他終非池中之人物，果然到了民國十四年秋，他便進軍南京打下江浙兩省的地盤，後來做到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，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兵敗以後，他的聲勢駕乎吳佩孚之上。在他炙手可熱的時候，我們的交誼照舊維持，經常保持來往聯絡。在宜昌詩酒流連，大宴小敘，正事却一件也未提起。我漸漸的感到不耐，正好，吳佩孚從洛陽來電報，請我趁日赴洛陽相晤。

晤吳玉帥洛陽觀兵

時為民國十四年夏，直奉一次戰爭，吳佩孚打垮奉軍，聲威震九州。他坐鎮洛陽，在『直系即中央』聲中，正是叱咤風雲的人物，吳佩孚聲望之隆有如日正當中。這年四月廿二日他五十七度，康有為曾贈他一副膾炙人口的名聯：

『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名纔半紀，
洛陽虎視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』

我由宜昌乘輪船赴漢口，再坐火車抵洛陽，吳佩孚親自迎迓，對我十分禮遇親切，他先安慰我一番，又說我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最後神情儼然的告訴我：他曾為我卜過一卦，卦象說我必定能規復失地，重主四川。

在洛陽的一段時期，我身為吳玉帥的上賓，那時全國各地軍政領袖，都派有代表駐在洛陽。西北的力量雖小，如寧夏的馬福祥，甘肅的馬鴻逵，青海的馬步芳和馬麟，也設有洛陽代表。除此以外，洛陽經常都是冠蓋往來，信使不絕，少不了是每晚赴宴，吃喝到三更半夜，方始盡歡而散。不過吳佩孚和一般直系將領不同，他不論夜裏睡得多遲，第二天一早還是可以起床，親自巡視部隊，於是他的部隊一向和他十分親近。

一次，吳佩孚邀我參觀演習，當天早晨，五點鐘就起床，衛士端上大碗白菜煮雞蛋，裏面竟有十幾枚之多，我祇吃了兩個，衛士勸我多吃一點，我也不曾在意，說聲够了，就把碗放下，以為還有早飯可吃。

走到門外，吳佩孚已端端正正的騎在馬上。

在他旁邊，另一匹駿馬鞍轡齊備，那是他為我準備的坐騎。我翻身上馬，和他並轡齊驅，身後，有大批的衛士相隨。

駐洛陽的部隊，有兩個師，約為三四萬人，演習的時候，我和吳佩孚到處巡視，非常認真仔細的參觀他們演習。起先，我以為北軍歷史悠久，訓練有素，一切必有軍事學的根據，心想他們的動作一定是很精采的，詎知逐項科目參觀下來，竟使我感到相當的失望，原來他們的演習方法極其陳舊，一般動作，更是不合標準。

一直到下午兩三點鐘，演習完畢，吳佩孚吩咐全體軍官在關帝廟附近集合。這時候我肚皮早就餓得咕咕叫，我想，到關帝廟一定是去吃飯了。那曉得這麼多人到關帝廟集合以後，還要講評。由吳佩孚先講，他的參謀長張鈞（方巖）繼之，他們兩位講過了，吳佩孚堅持要我也講評一番。我忍住肚皮餓，先讚許他們服裝整齊，武器保養良好，然後我就直率的指出，演習的第一要領應以戰術為根據，接下來便得求其變化。我並且強調，近代科學發展一日千里，軍事亦應隨武器的改進日新月異，時代進步，軍事更要趕在時代的前面，最後我勉勵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境，在吳大帥的督導之下，要迎頭趕上，多往嶄新的、進步的方向發展。

我這一席談，當然不是敷衍阿諛，虛偽客套，他們全軍上下聽了倒頗有耳目一新的樣子，吳佩孚沉吟不語，張鈞不免臉上有點訕訕，但是我看他們並不見得有何不快，祇是頗有感觸而已。

我自己心裏則很坦然，因為我覺得吳佩孚既

以知己待我，我就應該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聊盡一點言責。至於他們知我罪我，那我可就不管了。

北地風砂，使我這南方來客大受其罪。參觀了一天的演習，回到洛陽，滿頭滿臉都是砂子，眼眶、嘴巴、鼻耳孔，更是鹹澀澀，乾巴巴的難過之至，衣服則不知刷下多少灰土來。歸途中路過洛陽橋，正在興工修建，當時還沒有水泥，橋身是用砂土建造的。我看吳佩孚對於地方建設確很熱心。

那一天根本就沒有中飯吃，我這才想起早晨那位衛士一再叫我多吃點，原來是有道理的。可惜我不悉他們的習慣，不曾聽他的話，整整餓了一天。

晚宴，又是山珍海味，名酒佳釀。酒過三巡，吳佩孚忽然當眾大為誇讚我，他說我對軍事學很有研究，不愧為知兵的大將，說着，他又向席上各人談起我當年以少勝多，以萬餘人的部隊，繳了熊克武四萬大軍的械，他把那一仗說得鉅細不遺，如數家珍，我在一旁聽了但覺惶恐不安，不過由此可以知道，吳佩孚和我惺惺相惜，他是老早就注意四川的事了。

宴罷，回到住處，剛要解衣沐浴就寢，張方巖特來拜訪，他的來意倒很誠懇，他說他聽到我今天的一番演習講評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然而他又向我解釋，說是直軍的低級軍官大抵都是行伍出身，知識水準不夠，對於士兵的教育實在很差，為了表示吳大帥高級幹部人才濟濟，他說明天要陪我去拜訪吳佩孚的秘書長，大名鼎鼎的張其

煌先生。

張方巖先生軍事學造詣頗深，素為國人欽重，他那一夜如此推心置腹的和我暢談，除了使我感到他內心的苦悶以外，同時也有點慚愧，因為我發現了越是學養精深的人，越加虛懷若谷。

張其煌先生是廣西人，和曾任國府主席的譚延闓先生同榜中的進士，一向在湖南作官，譚延闓任湖南都督，張其煌當他的南武軍統領，和軍事廳長。吳佩孚駐防湖南衡陽，他以湘軍代表成為吳的座上客，兩人暢論時事，相見恨晚，因此結為異姓兄弟。可是吳佩孚無論在人前人後，都尊稱他『省長』，而張其煌也喊吳佩孚『玉帥』

其實張其煌的廣西省長還是民國十一年黎元洪當總統時所發表的，早已卸任很久了，但是吳佩孚

不以兄弟相稱，不喊他『秘書長』，確實是對他表示恭敬。(未完)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 森 李 寰 等著

現已出版定價十八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因內容極為精彩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頗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。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，業已出版。

定價拾捌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(郵票通用)

中外文庫 第一種 中外文選

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 王成聖等著

「中外文選」第一輯要目：

王成聖：沙坪之憶。大學生活。盛宣懷與釣魚台。釣魚台面面觀。中外雜誌發刊詞。

方根壽：幼年苦讀記。

方遠堯：師門瑣憶。

汪公紀：中西文化如是我觀。陶瓷王國宜乎猛省。日本國粹浮世繪。

周開慶：偉大的奇跡。

林尹：深仁我有終身感。

徐亨：怒海餘生。

鈕先銘：廣島春殘。

鄭廷傑：四十七年老郵人。